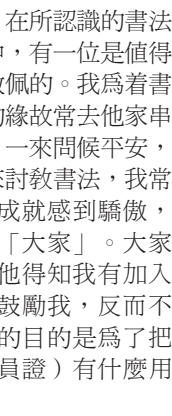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孫嘉萍

李文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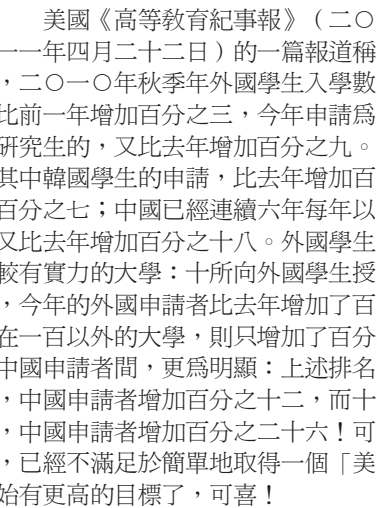


是書協會員與非書協會員的一種界定。記得我攻讀書法專業的時候老師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們若不好好學，書法專業的文憑對你們沒有幫助，反而有着負面作用。」這句話就好像銘刻在我的心板上一樣，使我至今對於書法的追求不敢有絲毫的鬆懈。

書法界好似江湖，向來都是以「武功」高下者論英雄。自古以來似乎只有流入與不流入之分，沒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書法家皆以作品見證歷史，絕非一紙官文寫入歷史的。一個懂得書法的人大概不相信今天擁有會員證的書家明天就一定都能寫進書法史，而今天那些以追求書法藝術最高境界為奮鬥目標的書家將有可能是創造歷史的藝術家。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是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是「正版」也好，還是「山寨版」也好，或是邊緣化也好，只要書家是「書法」而不是書法之外的什麼人際關係為終極目標的，就是最能接近歷史的書家。

時下書法家的水平可謂「貧」、「富」差距很大，在主流圈裡究竟聚集一部分「不會寫字」的主流書法家而非主流圈子裡雖然有很多不入流的書家，儘管如此，這裡仍舊隱藏着書法江湖中一些「武林高手」，他們的書風或儒雅、純樸直追二王，或蒼勁古拙，山林氣十足，或直逼漢魏風骨，六朝遺風。他們視這個「認證的時代」為浮雲，「書法」才是他們的唯一，他們這種超脫世俗的勇氣在主流圈裡恐怕很難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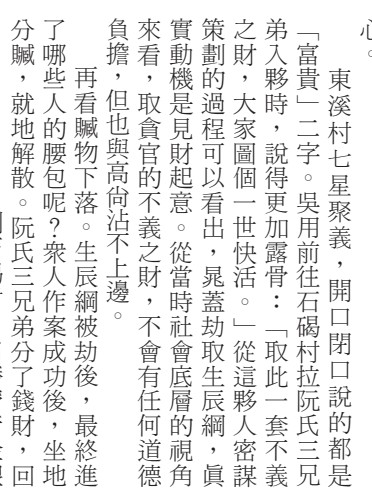
書法是創造力、審美力最集中表現的藝術門類，書法家應該打破派系的壁壘，擱置爭議，求同存異。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那都是書法江湖的事。唯獨能配稱書法家這一稱號的就是去主流與非主流化，以作品境界的高低論英雄。因為歷史見證的終將是書法作品，而那些不入流的絕不能被稱為書法家。



楊繼良

其次，在專業的選擇上，二十五所吸收外國學生最

勝珠迫勝
梁寶逃抵



東溪村七星聚義，開口閉口說的都是「富貴」二字。吳用前往石碣村拉阮氏三兄弟入夥，說得更加露骨：「取這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從這夥人密謀策劃的過程可以看出，晁蓋劫取生辰綱，真實動機是見財起意。從當時社會底層的視角來看，取貪官的不義之財，不會有任何道德負擔，但也與高尚沾不上邊。

再看贓物下落。生辰綱被劫後，最終進入了哪些人的腰包呢？衆人作案成功後，坐地分贓，就地解散。阮氏三兄弟分了錢財，回到石碣村，白勝帶著金銀回了安樂村。晁蓋、吳用、公孫孫、劉唐四人整日

在東溪村飲酒，逍遙快活。不料東窗事發，白勝被抓，公差從他床底下挖出一包金銀，人贓俱獲。白勝抵賴不過，供出了其餘同夥。晁蓋等人被追逃亡，出逃之前，把搶劫生辰綱得來的金珠寶貝裝了五、六擔，讓莊客挑着，一起上了梁山。

事實很清楚，搶來的十萬貫金珠寶貝，全被晁蓋等八人瓜分了。而且不是均分，白勝作為團夥中的小弟，只分到區區一包金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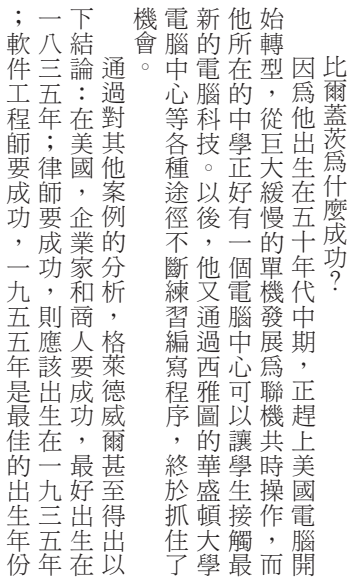
晁蓋有

全被晁蓋等八人瓜分了。而且不是均分，勝作爲團夥中的小弟，只分到區區一包金銀。他們爲了一個共同的發財夢，才走到一起來。倘若不是東窗事發，這些人的確可以快活一世。在這個以晁蓋爲首的搶劫團夥中，每個人都是爲了謀取私利，沒有誰打聽爲人民服務。對於此案，李卓吾早有精闢的總結：「若不是蔡京那個老賊，緣何引得這班小賊出來？」一針見血！賊喊捉賊，黑吃黑。

晁蓋當上梁山大哥後，再三叮囑部下：「我等自今以後，不可傷害於人。」搶劫是梁山的支柱產業，不搶就沒有財政收入。過往的客商還是要搶的，管你正義之財還是合法經營，錢財留下，人可以走，這就是晁蓋與其他強盜的區別。有一次，朱貴帶人上山搶了二十餘金銀財物，滿載而歸。晁蓋大喜，當場分贓：「每條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份，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份，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份。」見者有份，皆大歡喜。強盜分贓，跟窮苦百姓有什麼關係？

晁蓋性格豪爽，仗義疏財，但是他的「義」是有條件的，僅限於自己的朋友圈。他從未有過兼濟天下的理想，劫富但不濟貧，拿人錢財，不要人性命。他只是個亂世草莽，相對比較「仁慈」的黑老大。這樣的「仁慈」，不代表正義，更與高尚無關。

短好每直 的性
、？天在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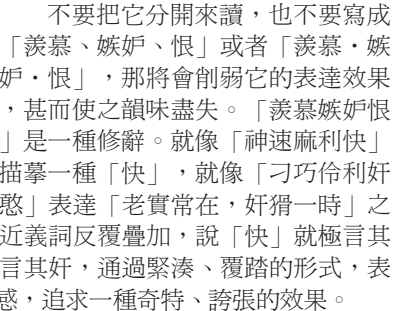
什麼成功？

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正趕上美國電腦開大規模的單機發展為聯機共時操作，而正好有一個電腦中心可以讓學生接觸最早以後，他又通過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俾途徑不斷練習編寫程序，終於抓住了他案例的分析，格萊德威爾甚至得出以美國，企業家和商人要成功，最好出生在律師要成功，則應該出生在九三五年要成功，一九五五年是最佳的出生年份。這是因為美國歷史上的大事：經濟大蕭條、世界大戰、電腦技術的飛躍、商業運作方式的巨變，再加上美國人口激增的特殊機遇，造就了這些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地點的成功人士。

不過，作者並不否認努力的重要。出了「一萬」這個神奇的數字，說所有練習了一萬次。

《世說新語》
(痛恨站在
以爲恥)

不要把它分開來讀，也不要寫成 召南



而且，「羨慕嫉妒恨」不僅強化了中心詞「嫉妒」的表達效果，還包含了嫉妒的結構層次和來龍去脈——嫉妒，從何而來，又將向何處去？

嫉妒從羨慕來。羨慕是看到別人有某種長處、好處或有條件，希望自己也有；嫉妒則是看到別人擁有這些東西，情緒抵觸，心生恨意，你越是「向陽石榴紅似火」，他越是「背陰李子酸透心」。日本的阿部次郎在《人格主義》中講道：「什麼是嫉妒？那就是對於別人的價值伴隨著憎惡的羨慕。」哥德講得更透澈：「憎恨是積極的不快，嫉妒是消極的不快。所以嫉妒很容易轉化為憎恨，就不足為奇了。」羨慕—嫉妒—恨，正好畫出了嫉妒的生長軌跡，始於羨慕終於恨。羨慕只是嫉妒的表層，恨才是嫉妒的核心。

那麼，恨什麼呢？在我國古代的一些典籍中，把「嫉」和「妒」作了區分。王逸爲《離騷》「各興心而嫉妬」作註：「害賢曰嫉，害色曰妬。」鄭玄爲《詩·

召南·小星序「夫人無妬忌之行」作箋：「以色列妬，以行曰忌。」鄒陽《獄中書自明》亦講道：「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譯成現代文，「嫉」大概相當於「紅眼病」，側重點在才能和仕途；「妒」大約相當於「吃醋」，側重點是性和情愛。最其要旨，一「賢」一「色」，男才女貌，是最易招致忌恨的。這也正是孔子的高足子夏強調「賢賢易色」的原因所在吧？

由於嫉妒二字均有「女」旁，會讓人聯想到女性多嫉妒。然而事實上，男性在嫉妒這個領域裡也表現得毫不遜色。據《舊唐書》李益傳記載，李益、李公子、大官人於一身的唐代大詩人李益，「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閒妻妾，過為苛刻，而有散灰扇戶之談聞於時，故時謂李益為「李益疾」」。堂堂正史，專門記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一種「疾病」，可見李益這爺們在該項目上的造詣之深。其實，嫉妒是人的一種本能。誰沒有嫉妒過別人？你沒有嗎？諺云：「炎涼之態，富貴甚於貧賤；嫉妒之心，骨肉甚於外人。」骨肉尚且嫉妒，況他人乎？所區分者，只是每個人的嫉妒心之強弱不同罷了。據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嫉妒」可以激發人的進取心和競爭意識，似乎並非什麼壞事。所謂「嫉妒」，猶如菜餚中起調味作用的佐料，而佐料終究不能當飯吃。如果一個人的嫉妒心過於強烈，「中夜恨火來，焚燒九迴腸」，整日裡痛苦着別人的幸福，幸福着別人的痛苦，長之以往，人何以堪！

常言道，距離產生美。可是近距離卻產生嫉妒。



無憂樹佛誕樹

相傳佛祖
釋迦牟尼在無
憂樹下誕生，
在菩提樹下悟
道成佛。

嶺南千年古刹廣州光孝寺，在寺內的六祖堂附近，在那棵著名的菩提樹近旁，見到一棵無憂樹開花了，樹上開滿火焰般燦爛的大花團，每個大花團又由衆多金黃色的喇叭型小花構成。坐在無憂樹下賞花聞香，一陣風吹來，花如雨落，落在地上鋪成一張美麗的花毯……

誕樹

無憂花（*Saraca dives* Pierre），又叫「火焰花」，是蘇木科常綠喬木，每年三至五月開花，原產亞洲熱帶。無憂樹盛花期花團錦簇，株形與葉形飄逸美麗，是優良的庭園綠化和觀賞樹種。而且，無憂樹的樹名本身就讓人心生喜愛。近年來，作為高檔名優樹種，無憂樹在華南地區極受歡迎。

無憂樹和菩提樹一樣，是鼎鼎有名的佛教聖樹。相傳二千多年前，古印度有一個毗鄰羅國（今尼泊爾境內），國王淨飯大王和摩耶夫人婚後多年不育，直到摩耶夫人四十歲時的一天夜晚，夜夢白象進入腹中後才懷孕。摩耶夫人分娩前，依習俗回娘家待產，途經郊外的藍毗尼花園休息時，在一棵生長得鬱鬱蔥蔥盛開香鮮美麗無憂花的無憂樹下誕下了太子，此太子即佛祖釋迦牟尼。正因如此，無憂樹又稱「佛誕樹」。

西雙版納許多傣族村寨的寺廟周圍都種有無憂樹。一些沒有生育的人家，也在房前屋後種植無憂樹，希望早生貴子。另外，民間傳說，只要坐在無憂花樹下，誰都會忘記煩惱憂傷，無憂無愁幸福生活。在人們心目中，無憂樹是吉祥樹。

如今，無憂樹在廣州的光孝寺、南海神廟、華南植物園等地都有種植。近日，南海神廟三多株無憂樹燦爛盛放，令人陶醉的花海吸引了衆多遊人。據介紹，南海神廟裡的無憂樹種植於二〇〇六年，這一年，瑞典哥德堡號帆船到達廣州，船員特意參觀海絲綢之路的起點——南海神廟，神廟管理處為紀念中瑞友誼，引進種植了無憂樹等名貴樹種。這些無憂樹二〇〇八年首度開花，今年是開花的第四個年頭，花開得比以往更加美觀漂亮。

值得一提的是，光孝寺的無憂樹和菩提樹相鄰為伴，深深在大祖堂前。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與光孝寺有極深的法緣。唐儀鳳元年（六七六年），惠能在該寺落髮受戒，這年四月初八佛誕日，惠能在菩提樹下為衆人說法，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所說的「開東土法門」。另外，達摩、不空、義淨等許多中外高僧都曾在光孝寺弘法。

近日筆者在光孝寺看到，許多信衆和遊客禮拜拜菩薩後，紛紛與無憂樹和菩提樹合影留念，讚嘆無憂花美麗吉祥。

姜欽峰

成了大文公祭孔祝壽，晁蓋打算在平路劫道，搶走金珠寶輦，用試探晁蓋的決心：「你一定會做賊嗎？」晁蓋正襟偉道：「一賊之賊賊，還之以遭賊竊盜之人。」交代得很清楚，晁蓋冒著掉腦袋的風險搶劫生辰綱，是要把這筆不義之財分給窮苦百姓。然而原著並非如此，施耐庵筆下的晁蓋，沒有這個高貴的覺悟。

要全面認清晁蓋這個人，首先要分析他真實的作案動機。中書要往東京運送生辰綱，赤髮鬼劉唐最早得到消息，趕往東溪村送信。劉唐是個胸無城府的莽漢，見到晁蓋就放言說：「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晁蓋當堂心，只是計劃尚未周全，不敢貿然決定。然而，公孫勝聽到東溪村，力勸晁蓋：「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

隨著吳用、公孫勝的加入，晁蓋終於下了決心。
